

名家名译
高植译托尔斯泰



ВОЙНА И МИР

战争与和平 Ⅲ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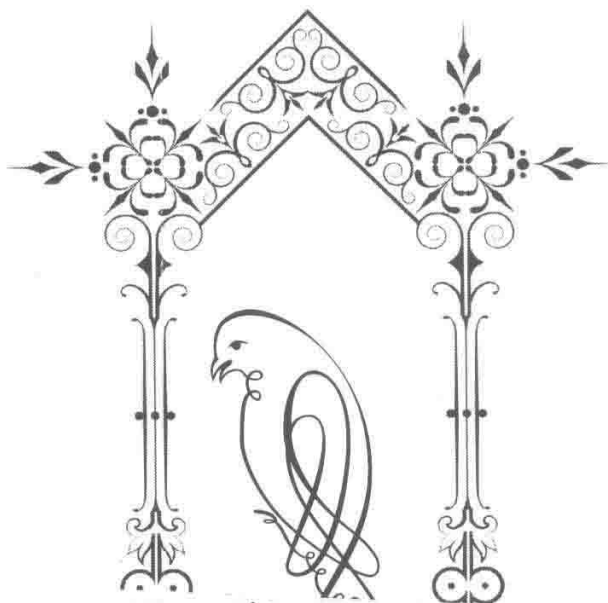
上架建议◎文学

ISBN 978-7-5534-0103-4



9 787553 401034 >

定价：158.00元(全四册)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根据莫斯科国家艺术文学出版局 1937 年版本译出

第三卷

第一部

1

西欧的军队从一八一一年的年底开始扩充和集中，在一八一二年，这些军队——几百万人（包括运输和供养军队的人），自西向东地向俄国边境移动，而俄国军队从一八一一年起，也同样向边境集结。六月十二日，^①西欧的军队越过了俄国边境，于是开始了战争，即是发生了违反人类理智和人类本性的事件。几百万人互相地犯了数不尽的罪恶、欺骗、叛变、偷窃、造假文件、发假钞票、抢劫、纵火、残杀行为，这是在若干世纪的全世界法庭的年刊里都容纳不下的，但是在这时候干下这些勾当的人们，并没有把这些行为看作犯罪。

这个非常的事件是怎么造成的？它的原因是些什么？历史家们凭着单纯的信念说，这个事件的原因是奥尔顿堡公爵所受的屈辱，大陆政策的未能遵守，拿破仑的野心，亚力山大的固执，外交家们的错误，等等。

因此，只要梅特涅、路密安采夫，或者塔来隆在接见与宴会之间，善为努力，写一篇更巧妙的牒文，或者拿破仑写信给亚力山大说：

“Monsieur mon frère, je consens à rendre le duché au duc d'Oldenbourg. [仁兄陛下，我同意恢复奥尔顿堡公爵的公国。]”战争就不会发生了。

当然，这事件在当时的人士看来是这样的。当然，拿破仑觉得，战

① 毛注：合新历六月二十四日。

争的原因是英国的阴谋（他在圣·爱仑那岛上这么说的）；当然，英国国会议员觉得，战争的原因是拿破仑的野心；奥尔顿堡公爵觉得，战争的原因是对他所施的暴行；商人以为，战争的原因是毁坏欧洲的大陆政策；老军人、将帅们以为，主要的原因是需要利用他们去打仗；当时的皇朝正统主义者觉得，原因是必须恢复les bons principes〔高尚的气节〕，而当时的外交家们觉得，这一切是由于一八〇九年的俄、奥联盟没有十分严密地瞒住拿破仑，由于第一七八号备忘录措辞欠妥。当然，在当时的人士看来，有这些原因，还有无穷无尽的原因，它们的数量的多寡取决于无数的人们不同观点；但在我们后代的人看来，这些原因是不完备的，我们充分地观察这个既成事实的规模，并且探究它的简单而可怕的意义。我们不能了解，几百万基督教徒互相屠杀、互相蹂躏，是因为拿破仑有野心、亚力山大固执、英国的政策狡猾，以及奥尔顿堡公爵受屈辱。我们不能够理解，这些事情与屠杀、暴行之类的事实有什么联系；也不了解，为什么因为公爵受屈辱，欧洲另一边的成千上万的人便去屠杀、毁灭斯摩棱斯克省和莫斯科省的人，并且他们也被那些地方的人杀死。

在我们非历史家的后代人看来，它的原因是数不尽的，我们没有被研究程序所迷惑，因此能够运用不受蒙蔽的常识来观察事件。我们研究它的原因愈深入，我们发现的原因愈多；并且每个个别得出的原因，或全部原因，在我们看来，本身都是同样正确；而它们和事件的规模比较起来都是无足轻重，从这一点上看来，又显得是同样错误；没有其他同时发生的原因，它们便不能造成事件，从这一点上看，也显得是同样错误的。第一个法国伍长愿意或拒绝服第二次兵役，拿破仑拒绝把军队退过维斯拉河，拒绝恢复奥尔顿堡公爵的公国，在我们看来，同样是个原因；因为，假使法国伍长不愿服兵役，第二个也不愿，第三个以及第一千个伍长和兵士都不愿，则拿破仑的军队将会减少那么多的人，战争也不会发生。

假使拿破仑不是因为要求他退过维斯拉河而发怒，他不命令军队前进，就不会有战争；但是假使所有的军曹都不愿意服第二次兵役，也不会有战争。假使没有英国的阴谋，没有奥尔顿堡公爵，没有亚力山大的受屈辱的情绪，没有俄国的专制政体，没有法兰西革命和后来的独裁和帝国，以及导致法兰西革命的一切条件和其他原因，那同样也不会有战争。这些原因中少掉一个，便什么也不会发生。所以，是这一切原因——无其数的原因——凑合在一起，造成了所发生的事情。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原因是事件的唯一的原因，而事件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事件一定要发生。几百万人一定要丧失他们的人性和理智，从西到东屠杀同类，正如同几世纪前，许多群的人从东到西屠杀同类一样。

拿破仑和亚力山大的话似乎能决定事件发生或不发生。他们的行为不是自主的，正如同每个通过抽签或征集而参战的兵士的行为一样。这是不得不这样的，因为要使拿破仑和亚力山大的意志得以实现（似乎那事件是这两个人决定的），就必须同时具备无数的条件，这些条件中少掉一个，事件便不能发生。这几百万人（真正的力量在他们的手里），这些放枪的、运送给养和大炮的兵士们，必须同意去执行这些个别的无力的人的意志，并由无数的、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引到这一步。

为了说明不合理的现象，历史中的定命论是不可避免的（不合理的现象，是我们不了解它的道理的那种现象）。我们愈要力求理性地解释这些历史现象，愈觉得这些现象是不合理的，是无法理解的。

每个人都为他自己而生活，利用自己的自由去达到他个人的目的，并且凭他整个的身心感觉到，他能立刻去做出或者不做出某种行为；但是他一旦做出了某种行为，这个在某一段时间内所做出的行为便不能挽回，并且成为历史的所有物，它在历史上的意义不是自由的，而是预先命定的。

每个人的生活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个人的生活，它的趣味越抽象，它便越自由；另一方面是自发的群体的生活，个人在群体里不可避免地

要遵守那为他预先规定的法则。

一个人为他自己有意识地生活着，但他是全人类达到的历史目的的一种无意识的工具。人所做出的行为是无法挽回的，一个人的行为和别人的无数行为同时产生，便有了历史的意义。一个人在社会的阶梯上站得愈高，和他有关系的人愈多，他对于别人的权力愈大，他的每个行为的命定性和必然性就愈明显。

“帝王的心是掌握在上帝手里的。”

帝王——是历史的奴隶。

历史，也就是人类无意识的、共同的、群体的生活，利用帝王生存的每一分钟，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

虽然拿破仑此刻，在一八一二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verser ou ne pas verser le sang de ses peuples〔他的人民是否流血〕取决于他（正如亚力山大在写给他最后的信中所说的），但此刻，拿破仑比起任何时候都更加服从那些不可避免的法则，这些法则迫使他为总的事业、为历史做那必须做的事情（而在他自己看来，他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在行动）。

西欧的人为了互相屠杀向东欧推进。并且按照原因互相配合的法则，为了产生这个运动和这个战争有千千万万的小原因配合着这个事件，并且和这个事件同时产生：对于不遵守大陆政策的谴责；奥尔顿堡公爵的屈辱；军队向普鲁士的推进（在拿破仑看来），这只是为了获得武装和平；法国皇帝对于战争的爱好和习惯与他的人民的愿望相一致；迷恋于备战的庞大规模，备战的费用；要求获得利益来抵偿这些费用；在德来斯登的令人陶醉的光荣；外交家的谈判，在当时人士看来，这些谈判是本着求得和平的诚挚愿望而进行的，不过伤害了双方的自尊心；还有无穷无尽的别种原因配合着所发生的事件，并且和它同时产生。

苹果熟了便会掉下——它为什么会掉下？是因为它受了地面的吸

引，还是因为果柄枯萎，还是因为它被太阳晒干，还是因为它重了，因为风吹动它，还是因为站在下边的小孩想要吃它？

没有一种是原因。这一切只是同时产生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发生各种有生命的、有机的自然事件。植物学家发现苹果掉下，是因为细胞组织分解，等等，这和站在树下的小孩说苹果掉下是因为他想吃，因为他祈祷掉下，同样是对的。有人说拿破仑到莫斯科去是因为他想要去，他的溃败也是因为亚力山大想要他溃败；这和别人说：掘空的重量达一百万吨的山坍塌下来，是因为最后的矿工在下面凿了最后一镐，同样的又对又不对。在历史事件中，所谓伟大人物只是一种标签，标志事件各项名称而已，他们同标签一样，和事件本身的关系是微乎其微的。

他们的每个行为，在他们自己看来是自主的，但是从历史意义上来说，却是不自主的，而是与整个历史进程有关的，是上帝注定的。

2

五月二十九日，^①拿破仑离开了德来斯登，他在这里待了三个星期，在他的周围好像挤满了整个宫廷的官员，其中有亲王们、公爵们、国王们，甚至还有一个皇帝。拿破仑在启程之前，对应受恩宠的亲王们、国王们和皇帝表示了恩泽，责骂了他所不满意的国王们和亲王们，他把自己的即是他从别的国王们那里抢来的钻石和珍珠赠给奥国皇后，并且像他的历史家所说的，他亲切地拥抱了玛丽·路易丝皇后，然后离开她，这离别的痛苦似乎是她无法忍受的，这个玛丽·路易丝认为他是自己的丈夫，但他在巴黎另有一个妻子。虽然外交家们还坚信和平的可能性，并且热心地向这个目标努力，虽然拿破仑亲自写信给亚力

^① 毛注：托氏在这里用了新历，大概是因为萨克逊（德来斯登所在之邦）用新历。在后边他又用旧历。从文字上看，拿破仑从德来斯登到俄国边境走了十二天（五月二十九日到六月十日），实际上用了双倍的时间。

山大皇帝，称他Monsieur mon frère〔仁兄陛下〕，并且诚恳地向他保证说，他并不希望战争，并且永远敬重他和爱他——但他到军队里去了，并且从每一个驿站发出新的命令，要军队加速向东推进。他坐着六马旅行车，走在前后左右的侍从、副官、卫兵之间，沿着波森、托尔因、但泽和刻尼格斯堡的大道前进。每个城市都有成千成万的人战栗地、狂喜地迎接他。

军队从西向东推进，替换的六匹马顺这个方向拉他前进。六月十日，他赶上了军队，并且在维尔考维斯基森林过夜，他住在一个波兰伯爵的田庄里，这个行营是为他准备的。

第二天拿破仑越过了军队，坐车到达聂门河^①，换了波兰的制服，来到河岸上，视察渡河的地点。^②

拿破仑看见了对岸的les Cosaques〔哥萨克兵〕和广阔的草原（les steppes），在草原的当中是Moscou la ville sainte〔圣城莫斯科〕，好像是马其顿王亚力山大所去过的西徐亚的王国的首都。他出人意外地违反战略和外交的常理，下令前进，于是在第二天他的军队开始渡过聂门河。

十二日清晨，他走出了这一天扎在聂门河斜陡的左岸上的营帐。他在望远镜里观看从维尔考维斯基森林中拥出来的他的军队正像潮水一样地在拥过聂门河的三座桥。军队知道皇帝在场，寻找着他，当他们发现了一个身穿大衣、头戴礼帽、离开他的侍从站在山边帐篷前面的身影的时候，他们把帽子向天空抛着，呼喊着重：Vive l'Empereur！〔皇帝万岁！〕并且前后相连着，从那一直遮蔽着他们的广大的森林里不断地拥出，然后分为三路，从三座桥上跑到了对岸。

“On fera du chemin cette fois-ci. Oh！ quand il s'en mêle lui-même,

① 毛注：聂门河在一八一二年是俄国与波兰间的边界。

② 毛注：拿破仑换波兰军装（见大尼列夫斯基历史），矛枪骑兵泅水过河（见蒂叶尔历史），简短生动地表示他和波兰的关系。波兰人希望战后独立，拿破仑小施恩惠，予以鼓励。

ça chauffe……Nom……de Dieu……Le voilà! Vive l'em-pereur! Les voilà donc les stepps de l'Asie! Vilain pays tout de même. Aurevoir, Beauché; je te réserve le plus beau palais de Moscou. Au revoir! Bonne chance……L'as tu vu, l'empereur? Vive l'empereur! ……preur! Si on me fait gouverneur aux Indes, Gérard, je te fais ministre du Cachemire, C'est arrêté. Vive l'empereur! Vive! Vive! Vive! Les gredins de Cosaques, comme ils filent. Vive l'empereur! Le voilà! Le voistu? Je l'ai vu deux fois comme je te vois. Le petit Caporal……Je l'ai vu donner la croix à l'un des vieux……Vive l'empereur! [现在我们要进军了。啊! 他亲自出马, 事情就好办了……凭天发誓……他在那里! ……皇帝万岁! 那些地方就是亚细亚草原! 仍然是肮脏的国家。再见, 保涉; 我要替你保留着莫斯科最好的皇宫。再见! 祝你走好运……你看见了皇帝没有? 皇帝万岁……万岁! 假使我做了印度总督, 热拉尔, 我让你做卡涉米尔大臣, 就这么定了。皇帝万岁! 万岁! 万岁! 万岁! 这些哥萨克浑蛋们, 看他们跑的那样子呀。皇帝万岁! 他在那里! 你看见他吗? 我看见他两次, 就像我现在看见你一样。这个矮小的伍长……我见过他给一个老兵十字勋章……皇帝万岁!] ”这都是各种各样性格和社会地位的、年老的和年少的人的声音。在所有这些人的脸上显出了同样的表情: 由于开始了盼望已久的进军, 由于对站在山上的、穿灰色大衣的人表达了效忠之心, 大家个个显得欣喜若狂。

六月十三日, 有人把一匹纯种阿拉伯小马牵到拿破仑面前, 他骑到马上, 向聂门河的一座桥上奔驰而去; 他的耳朵被热烈的喊声不断地震着, 他忍受着这些声音, 显然只是因为不能禁止他们用这些喊声表现他们对他的爱戴; 但这些喊声, 处处跟随着他, 扰乱着他, 使他不能考虑军事问题, 而这些问题是在他加入军队以后便出现在他心中的。他从晃动的浮桥上到了河的对岸, 向左急转, 向考夫诺方面奔驰而去; 高兴得透不过气来的、狂喜的骑卫队在前面奔驰着, 在大军中开道。他到了宽

阔的维利亚河边，停在岸边的波兰矛枪骑兵团的附近。

“皇帝万岁！”波兰人同样狂喜地喊叫；他们也乱了行列，并且互相拥挤着，争着看他。

拿破仑看了看河，下了马，坐在岸边的一根木头上。按照他的无言的暗示，他们递给他一只望远镜，他把望远镜搁在一个跑到他面前的、快乐的侍从背上，开始观察对岸。然后他专心地注视着摊开在木头上面的地图。他没有抬头，不知说了些什么，于是他的两个副官骑马跑到波兰矛枪骑兵那里去了。

“什么？他说了什么？”这声音在一个副官跑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从波兰矛枪骑兵的行列中响了起来。

命令是，找到一个浅滩以后，便涉水到河对岸去。波兰矛枪骑兵上校是个英俊的老人，红着脸，兴奋得语无伦次，他问副官，可否准许他不用找涉水滩，便率领矛枪骑兵泅渡过河。他显然怕遭到拒绝，好像小孩要求骑马一样要求准许他当着皇帝的面泅渡过河。副官说，也许皇帝不满意这种过分的热心。

副官刚刚说了这话，这个有胡须的老军官，便现出高兴的神色，眼睛发亮地举起指挥刀，喊道：“皇帝万岁！”并下了命令，要矛枪骑兵跟着他，他刺了马，向河里跑去。他狠狠地刺了一下身下的踌躇不前的马，然后窜进水中，向急流的深处泅去。几百个矛枪骑兵跟着他奔驰。在河当中的急流深处是寒冷而危险的。矛枪骑兵坠下马来，互相乱抓着。有些马淹死了，有些人淹死了，其余的人有的在鞍上，有的抓着马鬃在努力泅渡。他们努力向前，向河对岸游去，虽然在半哩之外有涉水滩，他们感到骄傲的却是：他们当着一个人的面泅渡过河，并淹死在河里，而这个人坐在木头上，对他们在做些什么连望也没有望。回来的副官候中适当的时间，大胆地请皇帝注意波兰矛枪骑兵对他的效忠行动，这时候，这个穿灰大衣的矮小的人站立起来，把柏提挨叫到面前，开始同他在岸上来回走动，向他发出命令，偶尔不高兴地望望那些分散他注

意力的淹死的矛枪骑兵。

他有一种信念，就是他出现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从非洲到莫斯科草原，都能够同样地使人震惊，使人做出舍身忘己的疯狂行为。对于他说，人们对他的这种信念并不新鲜。他下令把马牵来，然后骑马回他的野营去了。

虽然派了船去救助，但仍有大约四十个矛枪骑兵淹死在河里。大部分人被冲回这边岸上来了。上校和几个矛枪骑兵泅过了河，吃力地爬上了对岸。他们身上的衣服湿透了，淌着水，一上岸就叫喊：“皇帝万岁！”他们欣喜若狂地望着拿破仑站过的地方，可是他已经不在那个地方了，这时候，他们觉得自己很幸福。

晚间，拿破仑下了两道命令：一道是要尽可能快些运来印好的、要在俄国使用的俄国假钞票；另一道是要枪毙一个萨克逊人，在他被搜出的信件里发现了关于法军的各项命令的情报；他还下了第三道命令，就是把那个不必要跳进河里的波兰上校列入荣誉团（Légion d'honneur），拿破仑就是这荣誉团的首领。

Quos vult perdere—dementat. [要谁毁灭——夺其理智。]

3

俄国皇帝这时候在维尔那住了一个多月，主持阅兵和演习。对于大家所预料的战争毫无准备，皇帝原来是为了作好战争的准备而从彼得堡到这里来的。总的作战计划是没有的。在所有的已经提出的计划中，不知道应该采用哪一种——这种犹豫不决的情形，当皇帝在总司令部待了一个多月之后更加厉害了。三个军各有自己的总司令，但是各个军上面还没有统帅，皇帝自己也没有担当这个名义。

皇帝在维尔那住得越久，对战争越没有准备，大家等待战争等得厌倦了。环绕在皇帝周围的人们的意图，似乎只是要使皇帝愉快度日，忘

掉迫近战争。

在波兰豪贵们、朝臣们和皇帝本人所举行的许多次舞会和庆宴之后，在六月里，有一个波兰侍从武官长想要各位侍从武官长为皇帝举行一次宴会和舞会。这个想法被大家高兴地接受了。皇帝表示了同意。侍从武官长们收集了饷资。最能取悦皇帝的妇人，被邀请担任舞会的主持人。维尔那省地主别尼格生伯爵借出他的郊外房子举行庆宴，于是定于六月十三日在别尼格生伯爵城外住宅萨克来特举行舞会、宴会、赛船和放焰火。

就在拿破仑下令渡聂门河，他的先锋队赶走了哥萨克兵，越过俄国边境的那一天，亚历山大在别尼格生的别墅里，在侍从武官长们所举行的舞会里，度过他的夜晚。

那是快乐而辉煌的宴会；内行的人说，在一个地方聚集这么多美人，是少有的事。别索号娃伯爵夫人也在随同皇帝从彼得堡到维尔那来的其他俄国贵妇之内，她在这个舞会里，以她笨重的所谓俄国式的美胜过了纤巧的波兰妇女。她引人注目，并且皇帝邀她跳舞。

保理斯·德路别兹考，像他所说的，*en garçon*〔单独〕居住，把妻子丢在莫斯科，他也在这个舞会里，虽然不是侍从武官长，却为舞会出了一大笔份金。保理斯现在是富人，地位很高，已经不再求人庇护，而和同辈中地位最高的人已经能够平起平坐了。在维尔那他遇见了爱仑，他已经多时没有看见她。因为爱仑正享受着一个很重要的人的宠爱，保理斯是新近结婚的，他们没有提起过去，彼此却像要好的旧友一样。

夜间十二点钟还在跳舞。爱仑没有适当的舞伴，她亲自邀保理斯跳美最佳舞。他们是第三对。保理斯冷淡地注视着爱仑的在镶金黑纱长衫外边袒露着的艳丽的肩臂，谈到他们的旧友；同时，他自己和别人都没有觉得，他时时刻刻注意着在同一舞厅里的皇帝。皇帝不在跳舞，他站在门口，用那种只有他一个人会说的亲切的言语时而叫这一对、时而叫那一对跳舞的人停下。

在开始跳美最佳舞的时候，保理斯看见了皇帝的最亲信的人，侍从武官长巴拉涉夫走到皇帝面前，不合朝仪地站得和皇帝很近。皇帝正在和一个波兰太太谈话，和波兰太太说了话以后，向他询问地望了一下，显然，明白了巴拉涉夫这么做，只是因为重大的原因才这么做的。皇帝向那个太太微微地点了点头，便转向巴拉涉夫。巴拉涉夫刚开始说话，皇帝的脸上便露出了惊异的神色。他拉住巴拉涉夫的手臂，同他走过舞厅，前面的人群自觉地让出了一条大约有三沙绳宽的走道。保理斯注意到在皇帝和巴拉涉夫同走时阿拉克捷夫的兴奋的脸色。阿拉克捷夫皱眉望着皇帝，并且用红鼻子嗅嗅气，从人群中走出来，似乎等待着皇帝垂询他。（保理斯知道，阿拉克捷夫嫉妒巴拉涉夫，显然他不愿意那么重要的消息不经过他传给皇帝。）

但是皇帝和巴拉涉夫没有注意阿拉克捷夫，穿过了外边的门，走进了灯火明亮的花园。阿拉克捷夫摸着佩刀，并且狠狠地回顾着，跟在他们后面大约二十步。

保理斯在表演美最佳舞的各节时，这个问题不断地使他烦恼，就是，巴拉涉夫带来了什么消息，而他要怎样才能够比别人先知道这个消息。

在一个舞节中，他应该选几个妇女，他低声向爱仑说，他想要选波托兹卡雅伯爵夫人，而她似乎到露台上去了，于是他的脚在镶木地板上滑着，穿过外边的门，跑进花园，看见皇帝和巴拉涉夫走上露台，便停了步。皇帝和巴拉涉夫向着门走来。保理斯着慌了一下，似乎来不及走开，恭敬地退到门边，垂下了头。

皇帝好像一个受了侮辱的人那样地激动着，说完了下边的话：

“不宣战，就侵入俄国！我要等到没有一个武装的敌人留在我国的时候，才讲和平。”

保理斯觉得，皇帝满意他说的这些话，皇帝满意的是他的思想的表达方式，但是不满意的是保理斯听到了这话。